

2382  
722j1  
F3

420332

說

苑

成都工学院图书馆

基本語彙



册三

說苑卷第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旣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旣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

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  
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  
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慚蘇秦行其說  
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  
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  
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  
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  
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  
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  
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  
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  
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  
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  
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  
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  
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  
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  
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  
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  
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  
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  
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

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  
閻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  
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閻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  
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  
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  
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  
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閻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  
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  
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  
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  
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閻丘先生對曰  
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  
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

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羣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

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  
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  
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  
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  
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  
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與焉祖朝對  
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  
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  
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  
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  
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  
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

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乎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



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  
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尙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陔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蒼蒼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

若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魯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糝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二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

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卽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真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鼃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

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旣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勝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烏立於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錘縣令執桴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

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  
不言莊辛遷延沓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  
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蕭苾張  
翠蓋而擡犀尾班麗袿衽會鍾鼓之音畢榜柁越  
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桓澤予昌  
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瀘秦踰滲悞隨  
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  
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騫中洲  
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  
詬取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  
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擡脩袂行  
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  
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柁越人猶得交歡盡意

焉今君何以踰於鄂君子哲臣何以獨不若榜柁  
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  
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  
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  
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  
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  
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  
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詘折儻厭襲  
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  
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  
家室不足憂蹙盈匱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  
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

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  
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  
侏儒處前迭進而詔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  
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虞耳水遊則連方  
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  
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  
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  
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  
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一事  
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  
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  
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  
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

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  
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  
旣以壞曲池旣以漸墳墓旣以下而青廷矣嬰兒  
豎子樵採薪蕘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  
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  
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  
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  
成曲孟嘗君涕淚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  
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  
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  
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  
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



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鬻齒齧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蝥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鷺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

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旣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逼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

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

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  
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  
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  
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  
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  
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  
英又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  
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  
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  
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  
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  
焉大息謂周曰我尙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

楚王決江淮以漑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我汝卽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卽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益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

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赦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謂効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

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  
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  
窮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  
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  
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  
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理賤其得之  
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  
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  
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  
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  
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  
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



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

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  
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  
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  
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  
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  
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